

# 犹太人视野中的当代中国

## ——兼评宋鸿兵的《货币战争》

张倩红

犹太人与中国人的深层次交往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中国开封犹太社团的存在为其明证。据早期的拉比文献、《塔木德》和罗马文献记载,犹太人既是中国丝绸的加工商又是经销商。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天津出现了规模不同的犹太社团,特别是纳粹时期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形成,为中犹关系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之后,中、犹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著名的犹太人纷纷访问中国,世界主要犹太社团的领袖与中国高层也保持着联系。但与此同时,中犹关系也频频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摩擦与分歧。本文旨在梳理当代犹太人的中国观,探讨其中国战略,解析两个民族之间存在误解与分歧的根源,以期对中、以两国关系以及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

### 一、犹太民族主流派高度评价中国

#### (一)赞赏中国文化

犹太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斯宾诺沙(Spinoza)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670年出版的著名论文《政治神学性》中,认为犹太人的割礼习俗与中国人梳辫子的习俗一样都是民族特性的表现形式,并对比了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历与命运。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意第绪语作品于1788年在德国出版,它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公主与渔夫之间的爱情佳话。20世纪上半叶,有更多的意第绪语作品描述中国的文学与历史。许多欧洲犹太人喜爱中国艺术,德国犹太人率先收藏中国的艺术品,1929年在柏林举办了首届中国艺术品展览会,绝大部分展品的收藏者是犹太人。此后,美、法等国家的犹太人也开始热衷于收藏中国艺术品。犹太裔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从1910年开始将中国的道家思想引入犹太世界,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道教经典的阐释与翻译。马丁·布伯于1938年移民到以色列后,出版了《道德经》的现代希伯来语文本。与此同时,犹太汉学家们在介绍中国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犹太学者成为世界级汉学家,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学的价值,呼吁用正确的判断标准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美国犹太裔汉学家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孔教中国及其当代命运——文化持续性问题》(*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哈佛大学犹太裔学者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一些犹太历史学家还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开封、上海、哈尔滨等地犹太社团的演变方面。

Shalom Sak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Jerusalem: The Jewish People Policy Planning Institute Ltd., 2004, p. 108

本自然段所用资料均出自 Shalom Sak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p. 108 - 114.

以色列建国以来,许多犹太知名人士高度赞誉中国文化。以色列开国元勋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总理坚信犹太人与中国人都有一定的独特之处。他多次指出,以色列和犹太人要关注中国、印度,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与亚洲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建立起精神和文化上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当代战略问题专家、法国犹太人 S·S·瓦尔德(Shalom Salomon Wald)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十分崇尚文化的民族,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词有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了艺术和文学,还包含着语言、基本生活特征、行为方式、共有的文献遗产,“文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借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表示,“文化”在中国人心中包括了所有意义上的“软实力”。因此,犹太人与中国的交往必须借鉴中国人的文化观。著名犹太学者江纳森·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在分析了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曾为民族这一概念进行过努力抗争,他们都宣称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独一无二的”;“外来民族的迫害使许多犹太人和中国人成为了现实的民族主义者”。以色列领导人拉宾曾经说过:“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其文明史可以上溯数千年,所以,以中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以色列政治家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也指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母亲’民族,两个民族考虑的都是不遗余力投资于子孙后代,关注他们的教育和抚养。这样,尽管事实上两个民族的联系还不密切,但文化上的共性是值得考虑的。”西蒙·佩雷斯对 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分割许多年后,终于又团聚了”。

## (二)制定中国战略

近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高。犹太人的有识之士也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而且正在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从 2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显得更加自信、更加游刃有余。目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国的决策阶层热衷于摄取新的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的趋势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新的机遇。

犹太观察家们在肯定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把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当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时,中国的工业却处于上升趋势。但犹太观察家们认为,这并不足以作为国家实力永久和唯一的基础,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中国要想在更高层次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更大成就的话,那么中国就必须真正成为一个知识经济型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必须更具有创新性。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近年来高速增长,研究人员数量现已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率的增长却不能与这一巨大努力成正比。拿专利权来说,它对于科技创新是最佳衡量标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中国的创新表现或者研发产量确实无法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成比例”。

2004年,隶属于犹太代办处(The Jewish Agency)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

Shalom Salo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 47, 29.

美 江纳森·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 226页。

转引自李光斌:《拉宾——和平进程中的殉道者》,长春出版社,1997年,第 258页。

转引自 Shalom Salo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head page

转引自李光斌:《拉宾——和平进程中的殉道者》,第 253页。

Shalom Salo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 47.

犹太代办处为犹太人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加强世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代办处主席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JPPD)发表了由 S·S·瓦尔德署名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该报告在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报告认为，犹太世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关注不够、回应不够的问题，因此，犹太人的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来考虑，犹太人必须了解中国，必须有中国战略。犹太人的中国战略应该以文化交往为基础，具体包括：在中国设立犹太组织常驻代表团；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商讨双方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为中国商界领导人设立一个论坛，探讨企业家的职能和技术创新问题；为中国的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在北京创建一所犹太学术研究中心；对中国从事相关研究及学习相关知识的学者、学生和中、犹联合学术研讨班给予支持；资助关于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的出版物与翻译工作；建立一个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网站；在中国放映以犹太人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组织犹太电影节；在中国举办关于犹太人及以色列的公开展览；梳理犹太人对中国的捐款，等等。上述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深化中国人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便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当前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寻求两个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协调双方共同关心的地缘政治及全球问题。该报告问世后极为畅销，成为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此后，在犹太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许多地方的犹太社团邀请 S·S·瓦尔德前去做有关中国及犹太人之中国战略问题的演讲。2006年4月和2007年4月，S·S·瓦尔德应邀到美国，与美国犹太社团的高级领导人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阿贝·福克斯曼（Abe Foxmann）举行会晤；并两次被基辛格博士约见，就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08年5月，在以色列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耶路撒冷召开国际会议，研讨与犹太人、以色列国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犹太民族如何加深与中国巨人之间的友谊”被列为议题之一，中、犹代表就此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

## 二、从“中国威胁论”到反奥运逆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源于冷战思维，或出自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些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积极鼓动者。近些年来，犹太人的反华逆流始终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片面夸大中东安全中的中国因素。近20多年来，中国不断遭到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批评，“中国被指责向中东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包括军事技术，它还被指责不仅削弱和破坏了地区稳定，而且还违反了诸如《中程导弹条约》（NF）、《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核不扩散条约》（NPT）等国际条约”。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宣称“中国具有长远的全球战略野心”。20世纪90年代，伊朗的核危机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和朝鲜被视为伊朗先进军事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时多次澄清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但仍有一些犹太人不顾中国在中东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以无端的指责来诋毁中国的中东政策。当然，犹太世界也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观察家能够客观评判中国的中东政策，他们坦率地指出：“美国国会和媒体都夸大了中国对中东地区军售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并不想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问题专家伊扎克·希霍（Yitzhak Shicho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

Shalom Sak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p. 12 - 14.

笔者与 S·S·瓦尔德长期保持着联系，这段材料引自他发给笔者的邮件。

① 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载《美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第192页。

在中东安全平衡问题上至多只是一个潜在的、而不是实际的影响因素,更不用说起重要作用了”;“中国是个相当克制和作用非常有限的军火供应国,任何试图单独对它采取的行动,其结果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羞辱中国和对其施加压力,是一种没有必要的过度行为,它将会在未来的长时间里继续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紧张。”

第二,渲染中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的人权外交中,犹太人尤其是犹太教改革派是一支极为活跃的力量。“由于犹太人的历史悲情和他们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对世界各地发生的歧视、迫害、侵犯人权等现象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在美国国会里,个别犹太裔议员屡屡在人权问题上向别国发难。由于美国的一些改革派犹太人了解中国的国情,听信一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就西藏问题抨击中国,并与达赖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举行所谓的“犹太人—西藏人对话”,污蔑中国“入侵西藏、在西藏实行宗教迫害政策。2008年3月14日在“藏独”分子煽动下拉萨发生打砸抢事件以后,一些犹太人支持美国国会向中国政府发难,甚至公开支持“藏独”。犹太教改革派的人权活动组织“宗教行动中心”(RAC)与美国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JCPA)还就西藏问题向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游说。

第三,抵制北京奥运会。2008年上半年,个别美国犹太人团体尤其是具有改革派背景的“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JWS)采取了一系列抵制北京奥运会的非理性举动,除西藏问题外,达尔富尔问题成为他们的又一借口。2008年2月12日,好莱坞的犹太裔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公开宣布,由于中国对待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他将放弃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的身份。斯皮尔伯格还指责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督促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同年4月30日,180多名美国犹太人签名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由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在达赖集团的蛊惑下,大屠杀幸存者埃里·维瑟尔(Elie Wiesel)还邀集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示威活动,抵制北京奥运会。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事件在犹太世界也引起了极大震动,一批头脑清醒、有远见卓识的犹太裔政治家及学者(其中既有以色列犹太人也有欧美犹太人)极力反对针对中国的不公平指责。犹太组织主席联席会议副执行总裁马尔科姆·赫尼莱恩(Malcolm Hoenlein)表示,“抵制声明”中把中国与哈马斯等组织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拿北京奥运会与柏林奥运会相类比更是不理性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东尼·哈夫(Antoine Halff)与S·S·瓦尔德联名撰文,他们认为,此时对中国的群起围攻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恶意反华,是在利用中国圆奥运梦的时候对中国进行报复。文章严厉抨击了包括斯皮尔伯格在内的参与抵制北京奥运活动的犹太名人,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为中国辩护。文章说,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印度、俄罗斯都与达尔富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偏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头上?S·S·瓦尔德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将任何国家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都是很严重的事。文明国家间有一个共识——决不允许第二个纳粹国家的出现。”“必须

① 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载(美)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第218页。

汪舒明:《美国犹太改革派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载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编:《犹太研究简报》,2008年第3期。

达尔富尔问题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气候变暖、放牧过度,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草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牧草资源而与当地黑人部落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致使该地区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但是,个别美国犹太人却错误地指责中国在苏丹的投资是苏丹政府推行种族清洗政策的根源,并荒谬地把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在一起。

在这次奥运会期间,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行为随处可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因此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被认为是国际奥运史上唯一失败的一次奥运会。

Josh Gerstein, “Call for Olympics Boycott Divides Jewish Groups”, *The Sun*, May 5, 2008.

Antoine Halff & Shalom Sakmon Wald, “Enough Misguided Maligning of China”, *Forward*, April, 2008.

强调: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二战中曾遭受过相似的苦难,中国人为他们的犹太难民朋友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当中国人得知那些犹太拉比将北京奥运会与纳粹柏林奥运会相比时,那种受到莫名攻击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美国主流犹太组织[其中主要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国际犹太圣裔社”(Bnai B'rith International)、“青年以色列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Young Israel)、“犹太正统派联盟”(Orthodox Union)、“美国以色列正教党”(Agudath Israel of America)、“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等]也纷纷发表声明,表明自身立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

### 三、《货币战争》与“犹太阴谋论”

自古以来,中国不存在反犹主义一直被传为佳话,也得到世界犹太人的广泛认可。然而近年来,当中国学者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书风靡于中国大江南北之时,也在犹太世界引起了极大震动,称之为“反犹太主义正在当代中国蔓延”。英国犹太人理事会的负责人说,中国人一向对犹太人评价甚高,认为犹太人有智慧、有商业头脑,但此书收录的却是一些陈旧的、编造出来的反犹言论。英国犹太人代表局(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首席执行官负责人乔恩·本杰明(Jon Benjamin)针对此书表示:“中国人最为欣赏犹太人在知识和商业方面所表现出的智慧,而这并不带有或很少带有同时代文化中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但他又补充道:“不过,这本书的说法与那些关于犹太人及其影响力的最不足信及过时的谣言如出一辙,而这种说法在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得到流传,令人深感忧虑。”犹太世界称《货币战争》为“东方的反犹主义、亚洲的犹太神话”。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货币战争》是中国版的“犹太阴谋论”,文中写道:“《货币战争》用简化手法,将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用鲜明的线条勾画成一场主宰世界的金融阴谋。罗斯柴尔德家族被置于主宰世界阴谋的中心,滑铁卢战争、六名美国总统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等,在《货币战争》中,都和它们有关。”在2008年7月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调查报告中,竟然认为55%的中国人对犹太人有偏见。

根据《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的说法,该书的主要目的是“破译世界财富的密码,揭秘国际金融骗局”。<sup>⑩</sup>由于笔者的经济学、金融学知识贫乏,无力对此做出任何评价,现仅就该书第一章的内容谈几点看法,以期与学人商榷。

(一)《货币战争》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论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流传于西方的“犹太阴谋论”的内容

“犹太阴谋论”的核心就是犹太人以金钱与阴谋为手段来征服、控制或者颠覆整个世界,其中

Shalom Sakmon Wald, "Meeting the Chinese Giant", *World Jewish Digest*, August, 2008.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编:《犹太研究简报》,2008年第3期,第1页。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

<http://www.nowpublic.com/world/anti-semitism-makes-it-china>

转引自 Richard McGregor, "Chinese Buy into Conspiracy Theor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5, 2007.

Ian Buruma, "Anti-Semitism in the East: Asia's Jewish Myths", *Israel News*, March 2, 2009.

转引自蒙克:《“货币战争”是一场阴谋吗?》,载 [http://news.bbc.co.uk/chinese/smp/hi/newsid\\_7010000/newsid\\_7014500/7014563.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smp/hi/newsid_7010000/newsid_7014500/7014563.stm).

<http://www.abunakhi.wordpress.com/.../anti-jewish-and-anti-muslim-attitudes-rise-in-europe>

<sup>⑩</sup> 宋鸿兵:《货币战争》,封面主题词。

最典型的指控可以追溯到伪造的《复国长老议定书》(又译为《复国长老谈话录》,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曾被认为是关于1897年犹太复国老人们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24次(一说为27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其不仅记载了犹太人在当时与他民族为敌的行动和将要实施的行动计划,还大量列举了历史上犹太人的类似行为。《议定书》最早发表于1903年,刊登在俄国的《旗帜》月刊上,1905年再度出版。十月革命后,由于那些被称作“末日信徒”的俄国逃亡者(沙俄时代的地主、军官、政府官员)拼命宣传,“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被别有用心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了《议定书》所泄露的犹太阴谋。这部伪造的《议定书》在短期内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阿拉伯语、拉丁语及亚洲的一些语言,成为反犹太主义的经典文献。无论是深孚众望的丘吉尔、腰缠万贯的亨利·福特,还是当代阿拉伯世界的风云之士纳赛尔、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等无不深受这一《议定书》的影响。丘吉尔曾针对犹太民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这个令人惊奇的种族创造了另外一种道德和哲学体系,即一种充满了恨的体系,正如基督教充满了爱一样。”时至今日,美国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反犹太主义者仍以《议定书》为依据,攻击“犹太人在支配银行和金融,在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世界,在陷其他一切人于失败”。

其实,在《议定书》出笼之前关于犹太人制造阴谋的言论在欧洲已经屡见不鲜。1873年,德国股市崩溃、金融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经济困顿与文化萧条。经济危机引发了德国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安全感缺失,许多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应当为德国发生的所有问题负责,并认为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制定的剥削基督教欧洲并使之贫困化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1879年是德国经济萧条的最后一年,反犹记者威廉·马尔(William Marr)因出版题为《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精神》(*The Victory of Judaism over Germanism*)的小册子而迅即成名,一年之内此书被翻印12次。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犹太人问题”已成为整个欧洲大陆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法国作为第一个解放犹太人的欧洲国家,反犹意识同样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886年,法国作家兼记者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出版了小册子《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指责犹太人正阴谋控制这个国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关注,在第一年就销售了10万册。1889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破产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相信了爱德华·德吕蒙的判断,反犹主义因此被许多保守分子和媒体大肆宣传,法国的反犹煽动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达到高潮。1899年,爱德华·德吕蒙在《反对法国的犹太人》(*The Jews against France*)中写道:“罗斯柴尔德是我们的上帝,是法国真正的主宰,他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国王,但却用自己的意志支配着整个法国政府和一切资源。”

希特勒更是大力宣传“犹太阴谋论”,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英国虽是拼命维持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犹太人便暗中在运筹设计,以求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他还任在其“政治遗嘱”中称:“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的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

关于该《议定书》及其影响,详见张倩红:《复国长老议定书与20世纪的反犹太主义》,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转引自 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457.

美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著,顾骏译:《犹太人和钱》,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59页。

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Jews and the Nazi Lega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122.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www.wikipedia.org/wiki/Edouard\\_Drumont](http://www.wikipedia.org/wiki/Edouard_Drumont)

即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对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诬告案。

转引自 Niall Ferguson, *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p. 785.

德 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近年来,国际上很多反犹主义者攻击犹太人的手段之一就是重复“犹太阴谋论”。美国反诽谤联盟在2002年的反犹主义调查中发现,在欧洲接受调查者中有30%的人认为犹太人在商业界拥有太多的权力,其中在比利时和法国此比例分别达到了44%和42%。同年,美国有24%的人认为犹太人在商界有着太多的权力,20%的人认为犹太人对华尔街控制过多,20%的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权力过大。在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一些关于“犹太人通过代理人控制世界”的谣传也十分广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对犹太人的指责更是沸沸扬扬。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反犹言论在美国极为流行,一些新纳粹分子、种族主义者纷纷通过互联网谣传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府和金融业。当犹太人创办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际,就有传言说犹太裔高管把4000亿美元转入三家以色列银行,并计划逃往以色列,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对所谓“锡安主义犯罪网络”的指控。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第一章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述被一些西方学者与犹太人土称作“犹太阴谋论”的翻版。不可否认,宋鸿兵确实有意或无意地引用了反犹主义的文献或言论,比如《货币战争》以滑铁卢事件为切入点,着力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伦敦金融城的内幕,以及该家族如何征服法兰西、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的传奇。对阴谋与控制的描述是这一章的主旋律,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方面的积极影响却只字未提。宋鸿兵还引用了一些反犹主义的经典语言如:“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在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和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垫脚石。威廉王子是一个,下一个就是梅特涅。”

客观而论,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确实为《货币战争》的走红创造了难得的机遇。2007年8月20日宋鸿兵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明确指出“次级债危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阴谋”,他写道:“自从笔者撰写《货币战争》一书以来,相信国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在幕后操纵世界货币供应,进而控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经济怪物’,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事实上,即使在美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人也不多。罗斯柴尔德通过严格的媒体和政治控制,使大多数人无法意识到他的力量。笔者的《货币战争》一书,如果不是在中国出版,而是以英文或任何一种西方语言文字出版的话,恐怕早已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探知,并采取一切或软或硬的手段,进行拦截。我知道,大约在1980年代,有若干美国作家曾经撰写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但是这些著作都神秘地消失了,只有在极少数图书馆有收藏。而撰写这些家族史的作家,很多都死于非命。……为什么会有这次次级债危机呢?一言以蔽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夺回自己丧失的领地。最近几十年来,华尔街不太听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过对媒体、银行和政府机构的妥善安排,从今年(2007年——引者注)2月开始,对次级债这个华尔街巨头的软肋发动了攻击。其次序无非是一开始引诱华尔街巨头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次级债,然后通过其控制的媒体和专家夸大次级债的风险,促使市场崩盘,同时又控制了银行系统,使华尔街巨头普遍出现流动性危机,濒临破产边缘。……中国在次级债中投资较少,牵扯不大,可是下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下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选择哪种资产来打击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78年,第1536—1537页。

ADL Special Report,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 Jew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June 27, 2002

ADL Report, *Anti-Semitism in American 2002*, New York, June 11, 2002

汪舒明:《金融危机和美国犹太人》,载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编:《犹太研究简报》,2008年第6期,第1页。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14、17页。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26483.shtml>

其实,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热炒犹太商业的事情并不罕见。有些出版物为了迎合读者的好奇心或者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夸大犹太人的神奇、犹太文化的奥妙之处。个别著作甚至照搬很早以前就流行于西方的反犹太主义措辞,制造“犹太人操纵世界商业”、“犹太人控制人类精神”等虚幻的氛围。尽管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动机是善意的,并且是带着赞赏与羡慕的语气来描述犹太话题,但仍然会引起犹太人的极大不安。对此,S·S·瓦尔德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民众虽然羡慕犹太富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犹太人获得财富的深层次根源。中国的在校大学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还都在重复着那些曾经流行于西方的陈词滥调,如犹太人占有股市、拥有银行、操纵世界贸易等,这显然是对犹太人理财智慧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的解读。他们恰恰忽略了这样的重要事实: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依靠本民族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敏锐观察及对国际市场的驾驭能力等。

## (二)《货币战争》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历史意识与基本史实的缺失

宋鸿兵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和世界金融史。《货币战争》的出发点是要刻画西方金融业发展的历史,预测未来全球的金融格局,并为中国经济提供引导。虽然《货币战争》不是一本历史书,但应尊重史实、准确地刻画历史轨迹,否则就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宋鸿兵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这本书很专业,写作内容中80%是说300年、200年前的西方历史,现代人是否对此感兴趣,我们完全没有预料。而且最后当作了畅销书来推广,这都是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如果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战争》第一章的内容,确实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累计问题。作为金融世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具体数额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无论在犹太世界还是非犹太世界,“犹太钱”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语,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被利用来与其他语素构成种种新的措词与借口,一些人被征服欲、占有欲和嫉妒心所支配,或者是出于其他的目的,总是不停地制造种种有关犹太人与钱的“神话”。这些离奇的“犹太神话”,对一些不明真相者会产生一种盲目而冲动的蛊惑力。而对犹太人来说,这些“神话”的产生往往是灾难临头的前兆。用杰拉尔德·克雷夫茨(Gerald Kreftz)的话来说:“写钱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写犹太人则危机四伏。至于把钱和犹太人联系起来写,那无论怎样小心翼翼,都可能激起轩然大波……也可能引起一些读者情感休克。”1930年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布,财产数字也一直是这个家族最大的秘密。而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点,《货币战争》却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在15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族的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到20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控制的财富估计达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对于这样的数字,专业人士持怀疑态度。曾为《货币战争》一书扉页题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也指出:“如此庞大的资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应该主要是金融资产。可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截止到2006年底包括各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3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算来,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拥有世界全部金融财富的七分之一。坦率地讲,对这个数字我将信将疑。”

Shalom Sak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p. 18 - 19.

转引自孙凝:《宋鸿兵——“货币战争”风暴制造者》,载《中国证券报·中证网》,2007年9月17日。

〔美〕杰拉尔德·克雷夫茨著,顾骏译:《犹太人和钱》,第1页。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20—21页。

张宇燕:《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载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D=21&articleId=8103](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D=21&articleId=8103), 2008年4月11日。



第二,作者模糊时空概念,渲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兴起之后,作为近代欧洲最著名的金融世家之一,其影响力主要在欧洲大陆,但到19世纪后期很多欧洲新财团的势力都超过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在美国的主要投资也于19世纪中期后陆续撤出。而《货币战争》却不假思索地写道:“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因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他(指罗斯柴尔德——引者注)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钱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第三,对犹太文化知识的误读。《货币战争》在谈到梅耶·罗斯柴尔德时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当犹太教堂的礼拜结束之后,梅耶总是会邀请一些最具智慧的犹太学者到他的家里,他们聚拢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喝着葡萄酒,一边详细地讨论着做一些事情的顺序直到深夜。梅耶有句名言‘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后来的人们始终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这样执着于征服和权力。”需要说明的是:首先,犹太人是在周五的晚上而不是周六晚上去犹太会堂(而不是教堂)祈祷并盛宴亲朋;其次,在安息日邀请智者相聚祈祷、自由谈论,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犹太人群体性与凝聚力的体现。但宋鸿兵却对上述现象表示费解,他把这一切与“征服和权力”联系到了一起。此外,传统的犹太商人盛行族内通婚与建立商业情报网络,这也是普遍的现象,而在《货币战争》中这些都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黑暗交易”、“严密控制”的证据。

#### 四、对加强中犹关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中国应制定政府层面的犹太战略。犹太民族虽然是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但它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这种影响一方面来源于长期以来犹太文化的世界性特质与辐射力;另一方面源于20世纪中叶以来,犹太问题对全球国际事务的牵制及巴以、阿以冲突对中东局势的极大制约。应该说,自近代以来被列为欧洲国际事务的“犹太问题”并没有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中国除了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发展中犹关系外,还需要制定成熟的犹太战略,这一战略应以开展与世界各地犹太社团的联系为宗旨,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快速回应来自犹太世界的积极信息,目的是扩大交往、密切联系,构建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心灵互通、智慧相融的桥梁,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犹太社团所在国家的外交关系营造良好的氛围。多年来,中国在增强与欧洲犹太社团尤其是英国犹太人的联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可以作为今后中国政府制定犹太战略的有益借鉴。

第二,应把加强与美国犹太社团的关系列入议事日程。目前,美国是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华尔街具有一定犹太背景的高盛、摩根、雷曼、美林等公司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相继遭受打击,但犹太利益集团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力仍不可低估。不仅如此,在美国人中有一种重要的模式化观念,即:美国犹太人与华人的实力太强,这两个群体在商业中是排外且不诚实的。作为这一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2,11页。

论调牺牲品的美国华人社团与犹太社团均认为,反击这种偏见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彼此之间早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以探讨共同的发展空间。S·S·瓦尔德在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报告中强调指出,美国犹太人在改善华盛顿—北京—耶路撒冷的三角关系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应为改善这一关系而努力,而这种努力没有也绝不会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犹太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占有很多优势,例如中国人普遍知晓并羡慕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力;美国主要犹太组织领导人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中国领导人保持了持久的对话并经常访问中国;美国犹太裔汉学家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致力于增强中犹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中犹学院的影响力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非常需要强化与美国犹太社团的关系,在加大与美国主流派犹太人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要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措施,以分化、孤立少数犹太反华分子。

第三,学术界应在增进中、犹两个民族的相互理解方面担当重任。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犹太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事此项研究且数量有限的中国学者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以求,在传播犹太学知识、奠定学术基础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有的相关学术成果中,肤浅、拼凑、雷同之作甚多,有的甚至还有意无意地传播了偏见与谬误。中国学术界要在传递客观信息、提高国民对犹太文化的认知程度、树立正确的犹太观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必须看到,许多犹太人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所以中国学者在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中国国情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总之,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内涵丰富、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民族。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趋向并存的今天,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互相吸取对方思想、文化中的精华显得十分必要,而减少分歧、培育友谊、实现互利双赢也是两个民族共同的愿望与利益诉求。2009年10月20—22日笔者参加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二届以色列总统年会,会议的主旨是“面向未来”,即探讨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望民族发展的未来前景。与会学者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21世纪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中东格局重组、地缘政治变化与地区安全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强化中、犹两个民族的关系,不仅要关注硬实力(如石油、资源、核扩散等)的博弈,而且要充分认识到软实力(如同情与理解、文化亲和力等)的独到作用,从而把中犹民族关系推进到战略发展的新高度。

(张倩红,研究员,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开封,475001)

责任编辑:丁克定)

Shalom Sakmon Wald,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p. 44.

关于会议信息详见 <http://www.presidentconf.org/il/en/>。